



《父恩》自序:抵达父亲般的现实主义

□ 周荣池

《父恩》写成后六易其稿,首发于2023年第5期《钟山》的“非虚构”栏目。这个栏目的名字与书稿对应出一种隐喻意味,父亲的恩情,确实是一种无以虚构的事实,是个人以及社会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实主义。我们在写作上关于虚与实的困惑,通过一位农民父亲得以呈现和解决。文学与生活更在意深情,而不是陌生且虚无的深刻。父子之情多是暴躁、粗糙甚至是对抗的,又是真实而深切的。演播艺术家李野墨先生倾情全文演播了这部书稿,说看到了我在写作和人生上的某种成长,他的话实际上也是批评过往——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指点甚至指责生活,而是回到了现实之中,承认和成为生活的本身。

我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父亲写一本书。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

紧张甚至冷漠。他的暴躁、粗鲁及黑皮肤、大嗓门都遗传给了我。我厌恶他,就是厌恶自己。我小时候会被他用柳条抽打,那也像抽打他自己的命运。日后我凭着考学写字进城生活,他得意地与人讲他的“育儿经验”,其中一条竟然是“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”。我知道他是以此掩饰自己一生的无奈和悲凉。

我同情父亲。我十八岁时就和他相互递烟,彼时我和他在医院守着垂危的母亲。那一夜气温零下五度,可能是我们父子人生的冰点。他身腰结实,当过兵,眉目也曾清秀,能喝酒,好交友,为人仗义。他娶了一个驼背又有精神病的女人,此后二十七年,就生活在他苦病纠缠和无尽哭泪中。我恨他,也同情他。母亲离世后,我对他说:“你解脱了。”他独居后苍老得十分迅速。我开始有一种危机感,害怕他突然离开。无奈的现实使我狠心希望母亲早点离开,也诅咒过蛮横的父亲。我曾躲在他乡多年,可他们就像倔强的巴根草一样难以老死。当我回到南角墩,他们却慢慢地老去和苍老。此后我不断地回乡,我并不和他多说话,只要见到他就好,有时会彼此埋怨。他越来越像个孩子,愿意听我的意见,我甚至不喊他父亲。他年轻的时候,曾因为拿不出我上学的费用,窘迫致使我叫我“儿老子”。

他的酒量明显下降,身上也总有不明的疼痛。村里人都羡慕他,大家没想到他能过上今天的

安生日子。他当年有了我这个儿子,被人们称为“坏稻剥好米”。人们不曾愿意祝福他。他今天所得的安详,也许令人们不安。在平静如水的日常中,我心里生出复杂的隐忧。当年为了求他不要与兄弟争执,我当着众人跪下朝他磕头的父亲,今天让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不能说自己无比爱他,更多是儿子的责任,也并非如他对自己父母所恪守的典型“孝道”。他所犯过的错误,对我们与村庄带来的伤害,都是无从改变的。然而我心里越发紧张,甚至会莫名伤感。

因为这种伤感,我才提笔正面写他。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写出“恩情”。我只是想写“一个老子”,好像他都不能用“一位父亲”这样书面的字眼。我在京沪高速某个出口处的活动板房里写成这部书稿,写完后我才明白,和他有关的每一点事实,对我都有不尽的恩情。这种恩情不是具体的给予,而是一种磨炼和启示。过去苦恶的情形也都化作从容的祝福。

一个父亲的孝义、倔犟、温情、勤力、豪情、暴躁、怪古、促狭、乐观和慷慨,是他的性情,也是无奈而有效的办法。我没有觉得这是溢美之词。在南角墩,在里下河平原以至乡土中国的现实里,有无数这样的父亲,用他们日渐苍老的脊背,担起了我们艰辛而恒定的日常。许多父亲说不出什么道理,许多孩子也没有办法讲出父辈的故事与恩情。其实,理解他们的内心,就是抵达父亲般的现实主义。今天,我们有那么多机会说话,却不曾为一位老父亲说过一些动情的话——又或总是以“父爱如山”的沉默,一定认为父辈坚强而无需言说?

一个作家能做的,可能只是躲在某个角落流好自己的眼泪。感谢生活和大地于我父亲般的恩情,这是我所爱的现实,也应该成为我的主义。

百位百岁以上的人了。徒步登台阶,“襁褓”开始的时候倒轻松自如,台阶也很缓,越往上越陡,到“不惑”时已气喘吁吁,到了“古稀”就需要驻足歇息了。这分明就是一场人生历程的体验,我们的人生难道不就是从幼年时的无忧无虑、青春快乐到中年时的疲于奔波、心力交瘁,再到老年时的风烛残年、步履蹒跚吗?

徒步登阶虽是艰难,但林间的空气很好,深吸一口顿觉神清气爽、沁人心脾。竹子氧气的释放量要高于一般树木,这就是南山竹海空气清新的原因,这里的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简直爆表。

青石板铺就的台阶沿着陡峭的山坡迤邐而上延伸,威严的竹林将整个石阶遮得严严实实,就像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,幽邃而静谧,从竹林的罅隙可以看到苍白无力的天空。微风吹来,竹叶沙沙作响,似在演奏一首清脆动听的交响乐,又像是轻柔细语向你倾诉着衷肠。倏忽间我有了幻想,我要是有绝世轻功就好了,那样我就可以像鸟儿一样在竹林间自由穿梭,我还可以一跃九天云霄,然后如蜻蜓点水一般在竹海上踏浪而行。

很快,我登上了四百多米高的平台。往下看,一座座山峰连绵起伏、重峦叠嶂,浩瀚的竹海尽收眼底,碧波荡漾,十分壮观。抬头仰望,不远处的第一峰云雾笼罩,朦朦胧胧,简直就是一幅移动的山水画,令人沉醉。

海港入我怀

□ 马向阳

九月初,我和妻子去海港城市——连云港旅游。美丽海港,海风入怀,怎不令人心潮澎湃。

女儿的攻略

从工作岗位退下后,节奏一下子松缓下来,空闲时间多了起来,终于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是文人士子的人生追求,也是我从小就积蓄于心中的梦想。读书不丰、行路不广,一直是的人生遗憾。究其原因,其一是二十岁时即分配至工厂,担任纺织技术员、工程师,成为生产制造流程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,那时实行周六工作制,没有空暇外出;其二是以前工资低、福利少,仅能温饱;其三是自己主观上没有一股狠劲,缺乏范仲淹画粥充饥那样所具有的不畏艰辛、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经济拮据长期困扰着我,购书读书、旅行远足一度时期成了奢侈的梦,对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少年时代壮游天下神往不已。虽年岁渐长,读书、壮游的执念始终未减。现在,相对有条件弥补之前的缺憾,出行也方便,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。

这次去连云港,由头是妻子漫不经心的一句话——想去看看大海。在我们这个地方,看大海最方便直接的就是去连去港。暑假回家休息的女儿也怂恿我们去连云港旅游,并说要给我们做旅游攻略。起初我不以为意,谁知回常州后的翌日,女儿即用微信给我们传来了旅游攻略。女儿查看连云港天气预报,定了三天的行程安排,住宿地点、公交线路、景点一一安排妥当。征求我们意见后,线上预订了高铁票、酒店、景区门票。

临出发前一天晚上,女儿给我们过了一遍流程,说了一个多小时,可谓不厌其烦。这让我很是吃惊。女儿刚毕业时时常抱着手机扒拉,往往与我们说不到三句已不耐烦。在我们旅行的日子里,女儿与我们随时保持热线联系。那个外出游玩要我们挽着手、须臾不离视线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、成熟了。在她的眼里,我们现在成了需要照顾的了。

神奇花果山

走近花果山,西游气息扑面而来,特别是孙悟空的卡通形象比比皆是。

进入景区,坐上游览车直奔玉女峰峰顶,倒也省却登山辛劳。

登上玉女峰峰顶,仿佛云可入怀、手可触天。举目四顾,众山低伏,山岭逶迤,平林漠漠。登高临远,眼界始开,豪迈顿生。峰顶的岩面上嵌有镌刻海拔624.4米的铭牌,标识为“江苏省最高峰”。赶紧举掌作顶天立地状,体验此刻成为江苏省最高者的自豪。玉女峰峰顶北侧有一块石头斜插向上,此为“飞来石”,传说为孙悟空化石卵而生留下的胎胞石。飞来石后面的岩壁上镌刻康熙皇帝题写的“遥镇洪流”四字,寓意镇压洪流灾害、永保国泰民安。

站在玉女峰峰顶向东北看去,可见海天一角。因距离较远,大海不是常见的蓝色,而是深黄苍茫,如混沌之气漂浮于天地之间。

花果山属于连云港云台山的南云台山。连云港云台山分为南云台山、中云台山、北云台山、锦屏山和鹰游山,以前都是海岛,由于黄河夺淮,清初始与陆地相连。遥想当年漂浮海中,定是“山岛竦峙。树木丛生,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”。

从峰顶乘坐游览车下山,行至三元宫站下车。此处景点众多,有三元宫、老君堂、怪石园、七十二洞、金镶玉竹等。

穿三元宫殿宇步行北上,来到闻名遐迩的水帘洞。这里是孙悟空的老家,《西游记》中赞为“花果山福地,水帘洞洞天”。洞口瀑布飞泉,一派

白虹起,千寻雪浪飞。进入洞内,凉意顿生,有石床石凳等。穿水帘洞而出,可下至三元宫广场。

出三元宫山门,磴道上、树梢上忽有猕猴蹦跳。孙悟空老家岂能无猴,猕猴出现为游客陡增不少乐趣。

美丽连岛

第二天,乘车去连岛。

连岛位于连云港北端,又称鹰游山,由东西两岛相连而成,故而得名。与陆地有护海长堤相连,之间形成一片宁静的海域,是为海港。

下午近两点钟,我们进入连岛景区。刚进大门,一股腥咸的海风迎面吹来,仿佛海风伸出臂膀与大家热情拥抱。进大门向里走数步,下方就是闻名遐迩的大沙湾——天然海水浴场。刚看见大海的那一刻,我是被深深震撼了的。此时,天空湛蓝,海水蔚蓝,海天一色,海鸥在天空自由翱翔,点缀着数朵白云,阳光照在沙滩上,金光闪闪,好一幅蓝天碧海、阳光沙滩图画!

走近海边,此时潮水初涨,海面不再平静,耸起无数个细小的浪峰,海水在沸腾,然而并不骇人。一道海浪卷起一线雪白的浪花向岸边扑来,消失在岸边,又一道海浪从远处掀起浪脊哗然而至。沙滩上游人如织,浴场里有不少游客在游泳。

一道海浪扑过来,把我打了个趔趄,跌坐在海水里,那就索性下到海里游泳。清凉海水温柔包裹着肌肤,随波沉浮,仰观蓝天白云,此身似与海鸥盟。

离开大沙湾,坐上连岛观光车,前去苏马湾。苏马湾是另一处沙滩浴场,只是规模较大沙湾小。我们到后,正举行孔雀放飞表演,一群美丽的少女跳起孔雀舞,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。

走上海滨栈道回大沙湾。行走在栈道上,可以沿途领略蜿蜒曲折的海岸线,一边是海天一色的苍茫景象,一边是茂密的树林、奇形怪状的巨石,体会山海、林、石、滩的神奇魅力。极目远眺,海天相接,海阔天空万里蓝,三面青山绕碧海。

回到大沙湾,其时潮汐已然大涨,海水吞没了先前游玩的大片沙滩,海水摇滚动荡,气势更加雄浑。海浪不再是刚来时看到的一道独行,而是五六道海浪紧挨着,层层叠叠,翻卷着雪白的浪花,连绵而至。以此为背景,拍照甚佳。

海港日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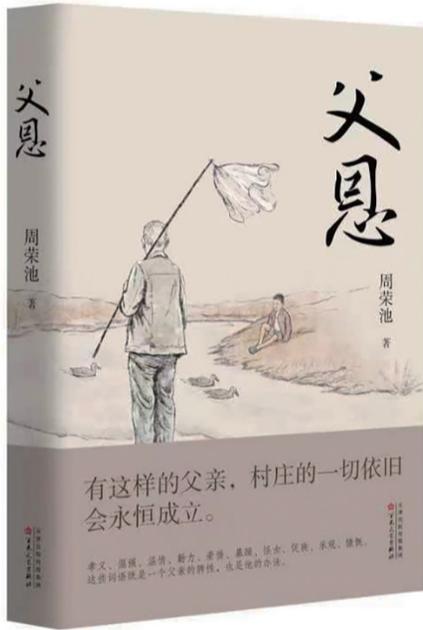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,入住酒店。女儿给我们订的是十楼观景房,落地玻璃阳台正对着海港、连岛,视线极佳,整个海港一览无余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海港里的灯火依次闪亮。夜幕低垂,灯光烂漫,璀璨一片,整个海港像是镶嵌了无数颗明珠,又像是东海龙宫龙王比宝,珍珠玛瑙,奇珍异宝,琳琅满目,熠熠生光。此刻听不见海浪喧嚣,海鸥已归巢,想必海风在轻轻吹,海浪在轻轻地摇,海港已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凌晨,东方泛起鱼肚白,晨光熹微,宁静的海港像是从梦中睁开惺忪睡眼,海港内波平如镜,停泊的渔船桅杆幢幢,巨轮悄然静卧。

东方慢慢呈现琥珀色,俄而,一粒红色从连岛的两山岬角中探出来,像一个调皮的孩童悄悄露出他红红的脸庞,海港内的水面却已藏不住他的踪迹,水面上铺开一道红光,像是一幅洁净的画布上抹上一道红彩。这调皮的孩童一点一点探出头来,这水面的红彩一点一点拉宽伸长,在明亮的水面上微微荡漾,忽地铺到了岸边,此时一轮红日从山的背面升了出来。

红日高悬东山之上,红光铺向水面,海港日出荡人心魄。



(百花文艺出版社,2024年8月)

游南山竹海

□ 张传界

早晨起床的时候天空还飘着毛毛细雨,我还在纠结今天要不要去南山竹海,转念一想一场小雨算得了什么,又岂能阻止我游南山竹海的兴致,说不定雨天的竹海别有一番韵味呢,于是下定决心,哪怕撑伞、徒步也要登一次南山。

莽莽苍苍的南山被雾气笼罩得影影绰绰,连绵起伏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屹立于天地之间。远处看南山倒没觉得高,走近了才觉得巍峨、壮观,很有压迫感。

往往天遂人愿,到了景区一会儿雨便停了。广场上人头攒动,游客纷至沓来,这倒出乎我意料。看得出大家的兴致都很高,或许都是事先计划好的,选择了周末;或许也是跟我的想法一样,以为雨天人少;又或许也是为了感受一下蒙蒙烟雨里的南山竹海呢。

景区入口位于南山脚下,竹制扇形的门头,上书四个斗大的字——“南山竹海”,据说这四个字还是根据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字临摹的。

景区的道路采用毛石铺就,蜿蜒曲折,倒也平坦,由于刚下过雨,显得有些湿漉。路边有条小溪,流水潺潺,清澈见底,很多大小不一的石头散布其间,石头上附着一簇簇绿色、充满生机的石菖蒲。路边

有些地方由于长年受到雨水的冲刷露出了光秃秃的石头,石头上生出了绿绒绒的苔藓。环顾四周,目之所及皆是成片的竹林,翠绿欲滴,很是养眼。这里的竹子都是些碗口粗的毛竹,沿着笔直的竹竿一节一节向上瞧,越来越细,直插云霄。

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镜湖。镜湖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镶嵌在群山怀抱之中,湖水绿澄澄的,微风吹过,湖面上荡起层层涟漪。

沿着曲曲折折的石板路继续前行,很快就到了寿星广场。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寿星雕像,整座雕像纯铜制作,建在山坡上。从寿星广场出发有两条道,一条坐小火车通往熊猫馆,另一条坐索道到达吴越第一峰,当然体力允许也可以徒步。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二选一,看熊猫和登吴越第一峰我更倾向于后者,我尤喜欢徒步,尽管后来回去我的小腿酸痛了两三天,但一点都不后悔没有乘坐索道,因为徒步我看到了索道上不可能看到的风景,体验到了乘坐索道所不能体验到的艰辛和快乐。

沿着台阶而上,可以看到从“襁褓”到“孩提”“韶年”“幼学”……一直到“期颐”的石碑,不,应该是一直到“双庆”,因为我了解到溧阳是长寿之乡,现在已经有数